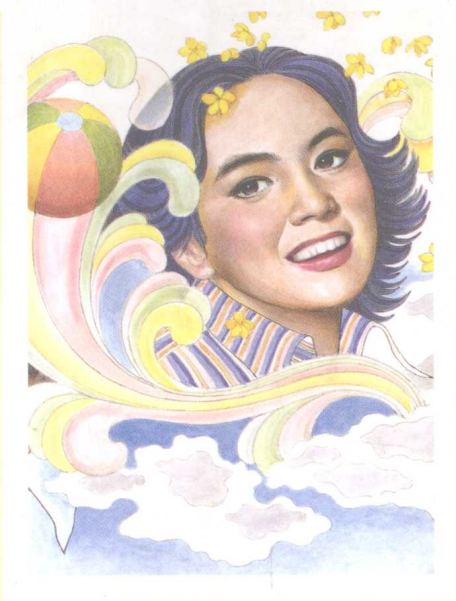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冰儿

琼瑶 **42** 全集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琼瑶全集 42

冰儿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冰儿/琼瑶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8.5

ISBN 978-7-5354-3743-3

I. 冰…

II. 琼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68264 号

责任编辑:钟擎炬

策

划:



青馬

封面设计:王琼瑶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

(电话:027-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1 楼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62 87679361)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

印刷: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
开本:890 * 1280 毫米 1/32 印张:5.625 字数:73 千字

版次:2008 年 8 月第一版 印次:200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26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1-54039696 转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

本书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,不得销售至包括港、澳等任何海外地区

有一晚我们看完了一部很好很好的欧洲片，我和琼瑶相视而笑，几乎同时出声：“我们也来拍一部这样纯纯的、美美的、感人的电影吧！”

……毕竟，我们两个是不可救药的“电影疯子”！……

一生中的种种回忆，像电影的倒片，一格格在我脑中放映。

平鑫涛

——摘自平鑫涛自传《逆流而上》

写在2004年 “琼瑶全集”出版前

今年年初，长江文艺出版社，送来一个企划案，希望能够再次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对于这个企划，我当时并没有很大的兴趣。因为，若干年来，我的书已经在内地出版得乱七八糟了。自从1989年起，我也曾两度授权给内地的出版社，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这些出版品纷纷到期。内地的出版情形，一直是我的“痛”。几乎每本我的著作，都有盗版。除了盗版之外，还有许多冒牌的“伪书”。尽管我有合法授权，违法的书籍却照样出版。于是，在书店中，可以看到我的真书、伪书、盗版书……各种版本，大小不一，五花八门，形形色色。其中，让我“最痛”的是那些伪书，看到它们公然用“琼瑶”的名字出版，内容却荒诞不堪，真使我欲哭无泪，投诉无门。

因而，长江文艺出版社提出“全集”计划时，我不禁怀疑地问：

“盗版书早已充斥在市面，正版书还有人买



吗？”

对方很肯定的告诉我：

“这就是我们要出全集的原因，总要有一家出版社，把你的全部作品，作完整的、有系统的出版，让正版和盗版优劣立现。而且，有了正式的全集，冒牌书也就无所遁形了。”

长江文艺出版社说服了我，所以，我再次授权给他们，出版这套全集。在出版前夕，我对“长江文艺出版社”，是充满了期盼的。期盼这套书能够印刷精美，设计精良。能够真正遏止住盗版、伪书的歪风。当然，在市场并不缺乏的情形下，长江文艺出版社还有决心要出版这么庞大的一套书，我也对他们的热忱和勇气，充满了敬意。

写这篇短文前，我翻开一本旧著，看看原来的“自序”，这一看，不禁心头一惊。怎么？上次那篇“自序”，居然是1989年写的。距离现在，已经有15年了。

时间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会这样不知不觉的流逝？忙忙碌碌中，我又送走了许多个朝朝暮暮。日月迁逝，春去秋来。我眼看园中的树木，叶子由绿变黄，又由黄而绿，周而复始。但是，我的头发白了，却无法变黑。时间对人类是很吝啬的。人生，能有多少个15年呢？这15年，我到底做了些

什么？检点书名，发现我又写了好多书，从当初的43部，到如今的64部。其中的“还珠格格系列”，长达250万字，可说是我最近的代表作。“梅花烙”、“烟锁重楼”、“苍天有泪”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品。原来，这15年来，我并没有休息。虽然，每出版一本新书，都像考试，我是一个完全缺乏自信心的人，对成绩常常没有把握。但是，不管成绩单的分数是好是坏，读者对我是褒是贬，我一路走来，不曾松懈。

出版“全集”，总会有些顾虑。曾经有媒体访问我说：

“你出版这套全集，是不是意味着，以后不会再写作了？”

我想，在许多人心目里，都认为“全集”是“身后事”，只有盖棺定论，才知道“全集”共有多少部。偏偏我是一个“诸事不忌”的人。我笑着回答：

“15年前，我已经出版全集了，那时是43部书，之后，我又写了21部。如果上苍对我特别照顾，说不定我还能写21部呢！”

当然，这完全是在说笑话，我也知道，岁月不饶人，写作生涯，并不轻松，劳心劳力又劳神，我的大好时光，早已消磨在一个个的“故事”里。最



近,我深受“坐骨神经炎”的折磨,无法再久坐书桌之前,以后再想完成像“还珠格格”那样的作品,是根本不可能了。

但是,在这部“全集”中,我依然希望能有一本新书。是有关我的生活、思想、经历、感觉……的散文集。这本散文集,连书名都有了,腹稿早已打过千千万万次,只欠我去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。(你看,写作就是这样,有腹稿,有计划,有书名,都不等于存在,必须真正完成了,它才存在。)

出版社问我,是不是要修正改写某些作品?

我真的不曾这样想过,我的作品,在不同的时期和年代,有不同的思想和笔触,不论它是幼稚的还是错误的,它都是我的一部分。我不想改变它,就让它带着我的幼稚和缺点,用“本来面目”和读者们见面吧!只是,在“我的故事”一书中,那篇后记之后,我又添加了后记的后记,补充这15年来的“后续”。

我的作品,一直在叙述一个不变的主题,那就是“爱”字。男女之爱、朋友之爱、手足之爱、父母之爱、国家之爱、民族之爱……写不尽人生的爱。在这些爱的故事中,我难免有重复的对白,或大同小异的情节,这是我的缺点。有些对白,我虽尽力做到流畅,但是由于我的出身,使我的“语言”很

“琼瑶”化，(其实，是很“琼瑶家庭”化，在我家里，成语的运用，是普通之至的事。)再加上两岸对白有很大的差异，可能有些内地读者，对我的语言不能适应。这是我无可奈何的事。至于文字，我也有“不够用”的感觉，常常觉得自己写得不好，“才尽于此，力不从心”。但愿读者抱着宽容的态度，来看我的作品。

在这漫长的写作岁月中，我也写电视连续剧的剧本，在我心里，剧本的创作和小说的创作是同样重要的。剧本比小说还难写，因为剧本只能用动作和对白来交代剧情，不能大篇幅的作“内心描写”。我的剧本也是我的创作之一，只因为写得比较仓卒，没时间再去校对它，因而不想出版。我在“天上人间”最后一场戏后，写了两句话：

谨将此剧献给全天下

相信人间有爱的朋友

电视剧播出之后，很多媒体访问我，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两句话？我回答说：

“你不觉得现在很多人，都失去了爱人和被爱的能力了？在目前的社会形态上，许多人心狠手辣，才能得到一席之地。为了生存竞争而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，更是人之常情。逐渐的，大家都不相信人间有爱了，甚至会嘲笑那些还相信的人，



觉得他们是幼稚的，不成熟的，不食人间烟火的，只会作梦说梦话的人。不相信人间有爱的人，如何去爱人和被人爱呢？因此，他们失去好多心灵的飨宴，失去了好多痛楚和狂欢。没有痛过，没有爱过。没有哭过，没有爱过。没有笑过，没有爱过。没有爱过，等于没有活过！”

这是我由衷的看法，好希望，人类永远不会失去爱的能力！那么，生命里才有奇迹，活着才有意义。

所以，我把这套全集，献给

还相信人间有爱的朋友们！

琼瑶

写于2004年6月23日黄昏

第一章

她走进他那私人诊所的时间，大约是午夜十二时五分左右。

天空下着毛毛细雨，二月的冬夜，天气冷得出奇。白天，全是患流行性感冒的大人孩子，挤满了小小的候诊室。到了晚上，病人就陆陆续续的减少了。十一点前，他送走了最后一个病人，十一点半，值夜班的两位护士黄雅珮和朱珠都走了。他一个人把诊所前前后后都看了一遍，本来该关上大门，熄灯，上楼睡觉去，却不知怎的，在候诊室的沙发上坐了下来，对着玻璃门外的雨雾，静静的凝视着，就这样看出了神。

大约由于白天的喧闹，夜就显得分外的寂静。他看着玻璃门上，雨珠慢慢的、慢慢的滑落，心情非常静谧。一天里，只有这么短短的一段时间，是属于自己的，他喜欢这份沉寂。雨夜中，诊所外悬挂的那块牌子“李慕唐诊所——内科、小儿科”兀自在夜色里亮着灯。

“年轻的李医生！”他想着母亲志得意满的话：“才三十岁呢，就挂了牌了！”

“书呆子李医生！”他想着父亲沉稳而骄傲的语气：“除了书本和病人以外，什么都不知道！”



“怪怪的李医生!”朱珠的话:“他硬是把古典和现代集于一身!”

有一些喜欢朱珠吗?他在夜色中自问着。是的。他诚实的自答着。不止有一些,而是相当多。医生喜欢自己的护士,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朱珠,娇小玲珑的朱珠。他喜欢她,只为了她那句“硬是把古典和现代集于一身”。解人的女孩子,很会表达自己思想的女孩子,也是很能干的女孩子。

就在他想着朱珠的时候,墙上的挂钟敲了十二响。他静静的坐着,面对着玻璃门。他并没有听到脚步声,只模糊的看到一个人影,接着,玻璃门被推开了。

他睁大了眼睛。

一个穿着白纱晚礼服的女孩正站在门口。她双手撑开了弹簧门,放进了一屋子冷冽的寒风。她就那样拦门而立,低胸的晚礼服,裸露着白皙而柔嫩的肌肤,看起来颇有寒意。曳地的长裙,裙裾遮住了脚和鞋子,下摆已在雨水中沾湿了。她有一头零乱的短发,乱蓬蓬的,被雨水湿得发亮,短得像个男生。短发下,是张年轻、姣好而生气蓬勃的脸。皮肤白,眼珠乌亮,嘴角带着个甜甜的微笑,看起来是神采奕奕的。显然,她完全无视于雨雾的寒瑟,她的笑容温暖如春,眼波明媚如水!

李慕唐整个身子都挺直了,不能置信的望着眼前这景象。她站着,雨雾和灯光在她身后交织成一张朦胧的大网,她是从这张网里走出来的,双手里还仿佛各握着一束雨丝呢!

迷路的仙蒂瑞娜！他想着，却找不着她身后的南瓜车。午夜十二时，迷魂的时刻，他八成看到了什么幻象。或正在一个梦中尚未醒来。他摇摇头，又摔摔头，累了！这一天确实很累了！

再看过去。那女孩仍然亭亭玉立。现在，那笑容在她脸上显得更深了，眼珠更亮了，小小的鼻头上，沾着几颗雨珠。迎着灯光，那脸孔的弧线柔和细致。她笑吟吟的看着他，笑容里，充满了天真无邪，看来非常年轻，也非常青春。

“请问，”她忽然开了口，声音清脆悦耳，咬字清晰，“李慕唐医生在吗？”

他从沙发里跳了起来，这才有了真实感。

“哦，是，我就是。”他有些急促的答着。

“噢，那就好了！”她透了口如释重负的长气，双手一放，那弹簧门在她身后合拢了，把雨雾和寒风都留在门外，她轻巧的走了进来，脸上的笑容更深更深了，眼睛里，充满了阳光，整个人是明朗而喜悦的，“我真怕找不到医生。”

“谁病了？”他问，想进去拿他出诊用的医药箱，脑子中已勾画出一个狂欢舞会后的场面，有人醉酒，有人打架，有人发了心脏病，“你等着，我去拿医药箱。”

“不必不必。”她笑得非常诚恳，“病人就是我。”

“哦？”他呆住了，注视她，双眸清亮如水，嘴唇上有光润的唇膏，她化着妆，看不出脸色有什么不对，从眼神看，她百分之百是健康的。



“不要被我的外表唬住。”她笑嘻嘻的说：“如果你不救我，我想我快死了。”

“哦？”他愣着。午夜十二时以后，有个闲来无事的女孩，走进诊所大门，来跟他开一个小小的玩笑。“你快死了？”他打量着她。

“真的。”她认真的说，依然笑着，“经过是这样的。今天晚上七点钟，我换好了我这件最漂亮的衣服，去赴一个宴会，结果，这宴会的男主人失约了。八点钟，我回到我租来的公寓里，我同住的女友还没有归来。九点钟，我写了遗书。十点钟，我把一头长发剪短了。十一点钟，我吞下一百粒安眠药。十二点钟，我后悔了，不想这么早就死，所以我走出公寓，看到了你的诊所还亮着灯光，我就这么走了进来！”

“哦？”他应着，瞪大眼睛，仔细看她，“你说的是真话？”

“那种药的名字叫导美睡。”她有两排黑而长的睫毛，扬起睫毛，她带笑的眸子渐渐笼上一层薄雾，“奇怪吧！吃了一百粒，居然毫无睡意。当然，也可能我买到假药了，说不定什么事都没有，可是，我不敢冒险，我必须把这一百粒药从我身体里除去。”她的声音清脆悦耳，只是稍快了一点，像流水流过小小的石坡。“所以，李医生，你要做的事不是发呆，而是给我洗胃灌肠什么的……我想，我想……”她唇边闪过一个更深的笑：“哎，我想，这药大概不是假药了！”

说完，她的身子一软，整个人就向地上溜去。

他飞快的伸出胳膊，那女孩就软软的倒进了他的怀里。

他瞪视着怀中那张年轻的脸庞，还没从意外和惊愕中恢复，可是，医生的直觉告诉他，这女孩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真的了。

接下来，是一阵手忙脚乱的急救。

首先，他把女孩抱进诊疗室，放在诊疗床上，翻开那女孩的眼皮看了看，又拍打了一阵女孩的面颊，没有用。她沉沉的睡着，头歪在枕头上，他注意到她那头参差不齐的短发了。确实是刚刚剪过的。洗胃吧！必须立刻洗胃。

洗胃是件痛苦的事，又没护士在旁边帮忙，他把管子塞进了她的嘴中，直向喉咙深处推入。女孩被这样强烈的救治法弄醒了，她睁开眼睛，呻吟着，挣扎着，想摆脱开那一直往她胃部深入的洗胃器。他一面灌入大量的洗胃剂，一面去按住她那两只拉扯管子的手。

“躺好！”他命令的喊：“如果你想活，帮我一个忙，不要乱动！”

她想张嘴，管子在嘴中，无法说话，她喉中咿唔，眼睛睁大了，有些困惑的看着他，接着，那眼光里就浮起一抹哀求的意味，有几颗小汗珠，从她额上冒出来了。他知道他把她弄痛了，不止痛，而是在搅动她的肠胃呢！很苦，他知道，却不能不做。他注视着洗胃器，不能看她的眼睛，几分钟前那对神采奕奕、喜悦明朗的双眸，怎么被他弄得这么哀哀无助呢？他几乎有种犯罪感，莫名其妙的犯罪感！

抽出洗胃器，女孩立刻翻转身子，差点滚到地上去，他手忙脚乱去扶住她。女孩把头仆向床外，张开嘴，他又慌忙放开



女孩，去拿呕吐用的孟盆。来不及了，女孩已经吐了一地。他诅咒着自己，应该先把吐孟准备好的，当挂牌医生虽然才短短一年，实习时也见多识广，怎么搞的，今晚就如此笨拙！

他把吐孟放在床前，女孩开始大吐特吐，这一阵吐，似乎把那女孩的肠胃都吐掉了，当她终于吐完了，她躺平了，对他呻吟着说：

“水！对不起，水！”

他急忙的递过一杯水来，凑到她的唇边。她接过杯子，漱了口，把杯子还给他。

“你还会觉得恶心。”他说：“还会陆续想吐。”

她张大眼睛，望着他，无言的点点头。

他开始准备生理食盐水的注射。女孩望着那吊瓶和注射器，眼中闪过了一抹惊惶。

“我……我想，”她喘着气，那场翻江倒海般的折腾，已把她弄得筋疲力尽，“我没事了，我……我想……我不需要打……打针。”

“你想什么都对事情没帮助。”他说，声音里开始充满了怒气，他忽然对这场闹剧生气了。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孩，仅仅为了男友失约了，就拿自己的生命开了这么大的玩笑！如果她药性早半小时发作，她说不定正昏迷在她的房间里，没半个人知道！如果她药性早十分钟发作，她可能已昏倒在马路上，被街车辗成肉泥！幸好她及时走进他的诊所！幸好！“躺平！不要乱动！这生理食盐水，是要洗净你身体里的余毒……喂

喂！不要睡着！”

他拍打她的面颊，她的眼睛又睁开了。

“我……很累。”她解释似的说：“我已经二十四小时没睡过觉了。”

“哦，为什么？”他问，用橡皮管勒住她的胳膊，找到静脉，把针头插了进去。

“为了……唉！他呀！”她轻声的说。

“什么？”他听不懂。把针头固定了，看着食盐水往她体内滴去，他这才真正松下一口气来。“好了！”他的精神放松了，

“现在，让我来听听你的心脏！”

他拿了听筒，把听诊器贴在她胸前，她被那冰冷的金属冰得跳了跳，缩缩脖子，她又笑了，像个孩子般的笑了，说：

“哦，好冷。”

她的心跳得强而有力，沉稳而规则。这是颗健康的、年轻的、有活力的心脏！他满意的放下听筒，收了起来。四下环顾，这诊疗室弄得可真脏乱，他就受不了脏乱！他站起身，开始收拾一切，洗胃器、吐孟、针筒……然后，又去后面拿拖把来拖地，当他把一切都弄干净了，他洗了手消毒了。然后，他折回到她身边。由于她一直很安静，他想她已经睡着了。可是，当他站在她面前时，他才发现她正静静的睁着眼睛，静静的望着他。

“对不起，”她低声说：“带给你好多麻烦！”

钟当当的敲了两响，凌晨两点钟了。